

50 多年前,在一个“寂静的春天”之后,美国诞生了第一个农业环境组织并禁止使用 DDT——从“药袋苹果”反思农业的过度化工

食品安全问题再起波澜：记者调查发现，某地红富士苹果被装着违禁药品的药袋包裹长大。

一如不断循环往复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一样，“药袋苹果”再度催发了人们有关食品安全危机的焦灼。不过，在种地种树都离不开农药的真实现状之下，倘若农民不选择农药，则不仅意味着虫害频繁与减产，甚至还可能导致绝收。而这，往往会成为农民们乃至这个行业的不可承受之重。

这次，有专家就对此释疑：“药袋苹果”上的药粉会挥发，危害不大。真

相到底如何？尽管仍需权威解释，但由此看“药袋苹果”，它的真正问题或已不在于如何表达对食品安全的切肤之痛，而更应该从农业背后的过度化工着手，思考整个食品行业的卫生伦理问题，以及我们该如何从这类事件中仔细辨清真相，获取更科学的卫生安全常识，拥有更多知情权。

随着现代科技发展，农业生产方式发生变革，使得农药等化学工业产品在农产品上大量使用。这一方面提高了农产品的产量、卖相与质量，另一方面却也带来了农药残

留、环境污染等公共安全问题。在“药袋苹果”之前，还有毒豇豆、“绝育”黄瓜、农药茶叶成为食品安全问题的样本，引发人们有关农药使用安全的隐忧。这种情境下，监管部门明确农药残留是否在可控范围内，是否有害身体健康与公共环境，还公众以知情权，而不是把公众留在一个模棱两可的领域，不知所措、猜忌生疑，就显得至关重要。

其实，在发达国家，随着农业与工业发展，他们的食品安全领域也曾遭遇过几乎与我们相同的困境：50

多年前，美国海洋生物学家卡森接到一封朋友的来信。信中描述了一个小镇的春天如何异乎寻常的安静，听不到鸟鸣，感觉不到任何自然的气息。她为此进行了4年调查，写成了《寂静的春天》一书，指出人类不加选择地滥用农药、杀虫剂和除草剂等化学合成制剂，将会危害鸟类、野生生物，并通过污染食品、空气和水，直接威胁人类的健康和生存。这是一次农业生产化学工业化的深刻反思，其后，美国诞生了第一个农业环境组织，并禁止使用 DDT。

回过头来看我们的农产品生产。当我们缺乏对农业过度化学工业化的反思时，“无农药残留是理想主义”，才会成为监管者大言不惭的说辞。当我们对食品安全领域缺乏最起码的常识普及与知情认知时，人们才会对类似“药袋苹果”的事件表露出不知所措的恐慌。就“药袋苹果”而言，除了反思监管与道德，如何找回人们在食品安全领域的知情权，如何在农业化学与食品安全之间找到出路，恐怕更任重道远。

重庆时报（李妍）

师生同考,南京栖霞区做法引争议

人民日报 中考将近，南京栖霞区燕子矶中学组织了一场特殊的中考模拟考试：参考的，除了该校的初三学生，还有他们的老师。

其实，燕子矶中学早在几年前就试行教师与学生同考。“试点下来，教师感觉对提高教学水平很有帮助，所以今年就在全区推广。”栖霞区教育局副局长吴兴说。

师生同考的效果怎么样？“从考试的情况看，逾八成教师得分在总分的90%以上。”吴兴透露。

“由于模拟考试试卷是统一命题，由教研专家出题，更能体现教学的重点、难点，而老师亲身体验考试过程，有利于他们提高课堂教学质量，使自己的教学更加贴近学生。”吴兴说。

露脸“舌尖”，老面铺遭加租逼迁

钱江晚报 有微博爆料称，曾在《舌尖上的中国》第二集主食专题为南派面食争得一席之地的老牌传统面馆、广州市内少数还坚持传统手制面条的竹园竹升面老铺（和平西路8号），因铺面业主突然加租，将于本月18日结束营业。记者从竹园竹升面店老板李世林处证实了此事，由于铺租遭大幅涨价，李世林已决定将老铺搬迁至200米外的另一店址。

“2004年的时候，租金是4500元，每年10%一路递增，现在9860元/月。”两眼都是红血丝的李世林对记者说。李世林透露，《舌尖上的中国》播出后一个月，店面刚好租约到期，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租金居然出现了一个“天文数字”。

据记者了解，面铺旁边的店面租金约在万元左右。“我已经主动地

说加20%了，12000元/月，但对方居然开出了18000元，翻了几乎一倍！我们接受不了。”说到这里，李老板有点激动，“我就算搬走，重新开业，重新装修，花多10来万元，我也咽不下这口气。钱可以赚回来，但人争一口气，不能妥协于无理要求。”

李老板说起即将有落脚点才面露欣慰之色，目前竹园面店正办理环评报告等手续，“最快7月15日到7月20日将会在76号重开！”

对此，有网友批评铺面业主“急功近利”，也有网友呼吁有关机构应该为保护这些“老字号”出力。

在近日最红火的纪录片上露脸了，面店的生意有变得更好吗？对此，李老板居然表示“没感觉”，因为“平常就有不少人拿着摄像和摄影机来玩的”。他还表示，自己还没看过《舌尖上的中国》呢！

果没有‘胖子’，我早就撑不下去了”。 “胖子”名为陈焰（音），就是施军口中提到的南昌恩人。“他当时肥嘟嘟的，大家都这么喊他。”

施军当时与几名老乡在南昌大学附近合租一间房，对门租住着包括陈焰在内的3名南昌大学学生。

因为住得近，性格相似的施军

当年遇大学生鼎力相助,如今辗转寻到恩人——一句迟到了14年的“感谢”

和陈焰很快成为朋友。

施军和几名老乡因为没文凭也没任何特长，带来的钱很快花完。肚子饿了，施军就猛喝自来水，饿得受不了了，就一个人在街头漫无目的地流浪，这些，陈焰都看在眼里。

不知何时开始，每到深夜，陈焰总会以各种理由，喊施军吃夜宵。

“才吃完，又饿了，每次都是这个理由”，施军说，自己是个粗人，每次只顾狼吞虎咽，没意识到这是陈焰有意帮他，“之后想明白了，难怪他吃饭跟数米粒似的，他根本就不饿”。

绝境获援助

说到这，施军有些哽咽，那段日

当年遇大学生鼎力相助,如今辗转寻到恩人——一句迟到了14年的“感谢”

子持续了整整半年。不愿再拖累朋友的施军，选择“北漂”，才可到火车站，原本约好接他的朋友，突然爽约。

身无分文，一个人站在北京街头。此时，施军想起陈焰，“那时没有手机，我给他发了一个传呼”。

得知情况，陈焰不由分说，让施军立即就近办理一张银行卡，随后

种纠结：“我多希望它能有更多的人用，让更多的人知道什么食品不能吃！但我又多么希望它能够尽快死掉！没有人用！那时，所有食品都是安全的”——他们在软件的内容提要中这样写道。

傅盛：

目前，我们的产品内容主要是采集政府机构和企业官方发布的消息以及权威媒体的报道。今后我们计划增加一些内容，比如基于地点的服务，用户能够查询到自己所在地的食品安全信息。

用户提出的一些需求反馈，我们也看到了，我们正在加紧对产品进行优化和增加功能。比如，我们在

一款曝光问题食品的软件，让研发者和使用者均爱恨交加——

它是“求生手册” 它愿自求“速死”

制作更实用有效的“求生”方法，我们正在邀请专家制作鉴别“有毒食品”的视频，像鉴别“地沟油”等。

有时觉得太“闹心”

对“求生手册”感到纠结的不仅是研发者，还有它的用户们：他们既因为集中曝光的信息而“闹心”，又每天都按照这些信息的提醒来躲避饮食风险；他们既对这样的应用出现在苹果应用商店里而感到丢脸，又果断地下载，让它直冲榜首。

王永清（学生，对这款应用爱恨交加）：

我给你念念这几条啊！“南京喜之郎发现纯果冻无水果”、“沃尔玛现1900年产桂圆干”……欢乐吧？每天看着这些新闻，真是悲喜交加，

这种软件出现在苹果商店里，还冲了那么高的名次，作为中国人我真的觉得丢脸，但愿其他国家的用户不会注意到这个中文应用。

吴媛（每天都认真阅读）：

这个应用的推荐文字特别打动我，电视上曝光果冻问题的时候，我们家女儿正在吃！我当时气的呀……所以，马上就下（载）了。

没想到它居然真的每天都有更新。最近更新的福建金针菇和天津毒面筋，一个是我喜欢吃的，一个是我妈喜欢吃的，都“中枪”了，所以有时候我觉得这软件太“闹心”了。

“消费者必须自救”

请到正规商店购买信得过的品牌xx、“目前还无法区别工业柠檬酸和食用柠檬酸”、“冰粥成分复杂，难以进行成分检测”……尽管“手册”中提供的“求生方法”有时候也只是一声叹息，并不能有效指导用户们的实践，但是

93%的评分者都毫不吝啬地给出了五颗星的最高分，在许多人看来，这个分数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态度。

金晨（凡“上榜”的一律不买）：

我给了五星，不是因为它真能解决问题，指导我“求生”，而是为了支持他们的态度。食品安全的问题让大家这么没有安全感，不是区区一两个奸商造成的，也不只影响到一两个人，我们消费者自己必须得想办法自救，必须有人有行动，网络公司的人做软件是行动，我是个普通消费者，我的行动就是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抵制那些不良商家的产品！我觉得现在的食品安全这么差，就是被大家惯出来的，要是都能坚决抵制，敢作假的商家肯定比现在少多了！ 北京晚报（张莱）

他，乐山人，14年前在南昌遇末路，幸获一大学生鼎力相助——“没有他就没有我。”

他，南昌人，14年后与阔别老友终叙旧情——“好，好，幸福就好！”

14年前，25岁的乐山人施军前往南昌打工，工作无着，一度三天三夜未进食。危难时刻，一位南昌大学学生向他伸出援手。14年后，施军已是四川一家运输公司的老板，生意红火，可 he 从未放弃寻找恩人。

施军的故事，感动了南昌的媒体。近日，在媒体的帮助下，阔别14年的两人，终于实现通话，兄弟情义依旧，一句迟到了14年的“感谢”，更是让两人热泪盈眶。

他乡遇知己

1998年，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施军，离乡背井，前往南昌打工。施军在异乡的务工之路并不顺畅，“如

打进200元钱，“什么都别说了，买一张回南昌的票！”

回到南昌，手里只剩不到40元钱，下了火车，施军见到陈焰。

两人在南昌一家餐厅里喝了一夜的酒，最后，陈焰从口袋里摸出一张车票，“哥，如果想，就回家吧”，施军再也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

辗转寻找14年

施军说，当时通讯不畅，回川后不久，便与陈焰失去联系。可14年里，施军从未放弃对恩人的寻找。

办起运输公司，施军的生活改观。他曾经3次回到南昌，目的只有一个：找陈焰。

印象中，陈焰是南昌大学1998级的学生，施军走遍南昌大学校区周围所有的居民楼、宿舍，始终没能找到一个名叫“陈焰”的人。第二次，施军再赴南昌，直接找到学校，查询名叫“陈焰”的学生，还是无功而返。几年前，从江西的朋友那里得知，陈焰的父亲在昌北机场工作。施军立即从乐山赶往南昌，直奔机场，却被告知由于时间太长，查找困难。

今年6月，施军委托朋友在南昌论坛里求助，寻找陈焰。他的坚持感动了南昌的媒体，《江南都市报》随即进行报道，热线也随之开通。

“还记得我是谁吗？”电话那头传来阔别14年的声音，“好家伙，你连我的名字都搞错了啊！”“胖子！”话音刚落，施军早已泣不成声。

原来，陈焰的本名是“程烨”。还好，没有因此错过对方。

天府早报